

怀宁

往事



怀宁石牌镇徽班博物馆 潘庆谊 供图

来和去

魏振强

三十多年前，从皖东一路向西，快达安庆时，夕阳正在下沉，霞光披洒在西边的山顶上，车子从一座小镇穿行而过，旁边商店的墙壁上有朱红的两个字：月山。此后，多次路过月山，来过月山，街上满是戴着头盔、穿着制服的人，他们在旁边的水泥厂或铜矿上班。铜矿很有名，据说海子的《亚洲铜》或受其启发。

再到怀宁，去得最多的是高河镇，而去高河镇，最多的是去查湾——海子的老家。有一年的初冬去查湾，老太太正在田地里浇菜，一个一岁多的小娃娃跟在后面学样，拿着水瓢浇水，那是海子的老妈妈和他的侄孙女。冬日的眼光洒在清脆、碧绿的菜蔬上，洒在一老一小的笑声里，人间如此美好，我却忽然生出伤感：那个老人的儿子，那个孩子的伯祖父，却不在这人世间，他永远活在最青春的25岁。

又去过小市镇，看《孔雀东南飞》影视基地；去石牌镇，看徽班博物馆，看街道边民间老艺人做各式脸谱，脸谱鲜亮，他们的脸却如房子一样老旧。去年再去石牌，老街翻修一新，灯笼挂在桥头巷尾。这个曾经的怀宁首镇正从时光深处探起头来，再现昔日峥嵘。

世间的人和事，像是在电影中晃动，来来去去，有的去了再也不来。来和去，老和旧，似乎都是顺理成章。只有怀宁腹地的独秀山，历经沧海，沉默如初。

版式：伟东

怀宁之“伤”

张全海

怀宁之伤，首先是外伤，即县域“版图”不断被切割、不断萎缩之伤，这也是硬伤。按志书记载，东晋义熙年间（405—418），安帝司马德宗于皖县故地置晋熙郡，改置怀宁县，应该说怀宁县名从此诞生，其时县域除了包含后面的怀宁县，还包含太湖县、潜山县和安庆市城区的大部分区域，幅员可谓广大。

怀宁置县不久后，在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（448），首先是从怀宁县分出一块设立太湖左县，即后来的太湖县。这种状态维持了800多年后，到元代至治三年（1323），因此时怀宁县城已搬迁至宣城，所以将其辖区清朝、玉照两乡析出，改置潜山县，原怀宁县城所在地成为潜山县治所。

经历明清两代，600多年后，怀宁县版图进入被频繁切割的状态。1956年1月，牛车、同卫2个乡全境，吉庆乡6个选区，人形乡1个选区，共2.80万亩耕地，划给桐城县；同年，吉庆乡一半、育儿乡3个选区划给潜山县。1957年8月，王河乡划归潜山县，11.225平方公里，364户，1468人，23945亩土地。1979年4月，月山公社的马鞍、旗星、牧岭3个大队划归铜陵矿区；同年12月，广圩区老峰、白泽、长风、新洲4个公社和总铺公社的东风、向阳、砂桥3个大队划

归安庆市。这期间行政区划变化十分复杂，难以尽述。到2005年，怀宁县的五横乡、山口乡、海口镇、大龙山镇4个乡镇整体划入安庆市，至此怀宁县版图进入了一个新的相对稳定时期。

近年来，关于怀宁县的行政区划，流行有各种传说，其中有一种是说要把怀宁县完全肢解掉，即将一部分乡镇划给邻近县市，主体部分划入安庆市成立一个区。不知道这个传言是否会成为事实，我只希望最终能保留“怀宁”这个有1600多年历史的名称，同时也相信这是本地和外地怀宁人的共同心声。

怀宁之伤，其次是内伤，即县域文化不断衰退之伤，这也是软伤。怀宁有1600多年的历史，我习惯把明代以前称为怀宁历史的“史前时期”，因为宋元及之前的历史由于传世文献的短缺，已是“烟涛微茫信难求”，比如黄榦在梅城筑城、南宋同安监在梅城等史实就给现今的研究者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，何况其他更为复杂、系统的地方历史呢？所以我们说到怀宁的历史，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向明清以来600年左右的古史。

在现今的怀宁语境里，人们总喜欢自豪地说怀宁在历史上曾是“首府首县”，确实在明清民国时期的怀宁大地上，出现过诸多可圈可点、可歌可泣的文化现象和历史人

物，值得我们引以为荣。这里有明代第一位武状元王来聘，清代艺术大师邓石如，近代著名革命家陈独秀。明末怀宁才子阮大铖、刘若宰等都曾在江镇的惕明庵读书；而位于县城的天台里则是安庆文脉的发源地，两位状元家族曾在此居住。这里还曾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，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“黄鹄号”诞生于这里，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部电话机诞生于这里。

文化方面，这里宗教文化发达，隋文帝开皇十年（590），禅宗三祖僧璨卓锡山谷寺，在此地传经布法，诸多早期宗师曾在这里流连忘返，后来的迎江寺振风塔更是长江流域的地标。这里戏曲文化昌盛，徽班徽调发源于此，京剧鼻祖程长庚从石牌乘船而出，黄梅戏从这里走向全国，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。另外还有“孔雀东南飞”凄美爱情故事，王安石、黄庭坚留下的画意诗作，无不彰显出这块文化圣地的昔日繁荣。

然而，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。现今的怀宁，虽然号称“蓝莓之乡”“面点师之乡”，但对于历史上的怀宁来说，我经常将之戏谑为“文化沙漠之地”，因为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能基本说明问题，比如在现今的怀宁境内，想要找出一位能将怀宁历史文化大致说清楚的中青年

学者来，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更不要说能找到有一定研究的学者，比如出于此地举世瞩目的“宋人佚简”，至今也无人问津。

怀宁之伤，是内外之伤，伤口越来越大，文化持续断裂，式微而不可逆。假如将来传言成真，怀宁遭遇肢解，我会写作一篇《怀宁之殇》。



张全海，怀宁人，博士，编审，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。兼任安庆市根亲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，长期关注研究安庆地区历史文化。